岛田庄司

Soji Shimada



飛鳥のガラスの靴

飞鸟的玻璃鞋

岛田庄司演绎「灰姑娘」传说

吉敷竹史与通子的情感纠结升级中！

热血刑警面临职业生涯最严峻考验

吉敷竹史
系列第14弹

中文简体版作品销量突破30万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飞鸟的玻璃鞋

（日）岛田庄司　著
何超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 录

1 序幕

7 令人心碎的地方

97 指示之地

235 真实之地

292 结尾

序　幕

“夫人，换个大一点儿的邮箱不是更好吗？”保姆田春子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小包裹说，“这个又因为塞不进去，被放在地上了。”

“啊，是吗。嗯……”电影明星大和田刚太的夫人三枝子暧昧地应道，其实她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大和田刚太家的邮箱是那种小房子形的，安装在一根圆柱形细铁管上，制作得十分漂亮，和这栋白色的屋子非常协调。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小。若是普通的信件倒是没有问题，可要是包裹的话，则经常因为塞不进去而被堆放在邮箱旁边。

邮箱安装在门前的小道边上，虽然有时候邮差会把包裹一直送到家门口，但大多数邮差只是随手将包裹放在邮箱的弧形屋顶或者旁边的草地上就走了。打开邮箱背面的小门，里面能勉强装下一些小包裹，但是稍长的物件就无法完全放进去了。

“这些包裹会被偷走的，搞不好我们家的邮箱已经被小偷盯上

了。”田春子的语气稍显神经质。她似乎有些强迫症的倾向，一旦开始某个话题就会反复絮叨，一定要说到最后满意为止。

“如果我不一直盯着，这些东西早晚会被偷走。说不准已经被偷了几个了。”她边说边走向起居室。里面传来拉抽屉的声音，然后她拿着一把剪刀走了出来。

“嗯，我会考虑的。”大和田三枝子说。实际上，现在的确全靠田春子替她监视着这些包裹。有时包裹像小山一样堆积在邮箱边，相比之下，她的警惕性确实太低了。

“我把剪刀放这儿了。”田春子把剪刀放在桌上的包裹旁边，转身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开始冲洗萝卜。这个包裹外面是茶色的包装纸，上面缠绕着一圈纸带。春子的意思是想让三枝子把纸带剪断。

“老爷今晚会回来吧。”

“嗯，说是到名古屋一个叫和久的人那里留宿几天，今天该回来了。”

“那还是放到老爷房间吧。不过您看，上面的收件人还写了夫人您的名字呢。”

“啊，还真是。”

“刚才我叫了一下琉璃小姐和大少爷，他们好像都睡着了。”春子转过上半身，一边洗一边对三枝子说。

“呀，今天竟然乖乖地睡觉了……话说回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还挺沉的。”

三枝子掂了掂小包裹，感觉确实很重。

“真的很沉，难道是装饰品之类的东西？从哪儿寄来的？”

“上面什么都没写。”

“真的，连寄件人的姓名都没有。会不会是某个地方特产的摆设品？”

“是大阪哦，从邮戳可以看得出来。”

“那可能就不是摆设品了。算了，还是打开看看吧。”

“可以吗？”

“不是也写着我的名字吗？应该没关系吧。”说完，三枝子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断了纸绳，然后开始拆包装纸。春子赶忙关掉水龙头，兴冲冲地跑过来看。包装纸上写着“京都市左京区清水四条，大和田刚太先生及夫人收”，字体非常秀气，像是女孩子写的。

有几处地方黏着透明胶带，三枝子为了不把包装纸撕破，拆封时显得格外小心。过了一会儿，包装纸在饭桌上铺展了开来。中间是一个长和高均为二十公分、宽约三十公分的长方形盒子，表面包着一层塑料薄膜，微微泛着黑色的光。

对于眼前出现的黑色塑料薄膜，三枝子略感意外。因为这种材料一般被用来制作垃圾袋，这不免让夫人觉得寄件人有点失礼。而且，她还下意识地觉得对方应该是一位女性，因为垃圾袋一般是女人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

黑色的塑料薄膜也用透明胶带固定着，而且比外包装上更多，看上去显得更加庄重。寄件人肯定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三枝子心想。

薄膜上的透明胶带实在太多，夫人开始还表现得不紧不慢，但很快便不耐烦起来，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粗鲁，因为她可不想耽误到隔壁的孩子们睡醒。

等所有胶带都被撕开后，黑色薄膜便松垮了下来，一个淡茶色

的盒子显露出来，上面还有盖子。

在盒子露出来的瞬间，同时飘出一丝异味。仔细闻，是淡淡的腥臭。难道是吃的？是影迷从大阪寄来的特产食品吧？三枝子心想。难怪会把男主人和夫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而且字体这么秀气，还包了类似垃圾袋的薄膜。

“肯定是吃的。”夫人对保姆说。

“吃的吗？没有腐坏吧？好像有点臭了。”

田春子说着，手便落在了盖子上。可是她转念一想，觉得应该让夫人来开更合适，于是将盒子稍稍推向夫人，一并把手挪开了。

夫人用右手扶着盒子，想把盖子取下来，可盖子闭得很紧，她又搭上了左手。将动作放轻柔些说不定更容易打开，她慢慢地扭动，终于打开了盒子。

出人意料的是，眼前的盒子里竟装满了白色的粉末，中间有一些红黑色的块状物体露出来。

“是盐，这些是粗盐。”田春子自信地说，“是腌制食品吧，火腿，或者培根什么的。”这位年长的保姆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猜测道。而三枝子看着埋在白色粉末里的红黑色块状物体，觉得应该是日本大龙虾。不过，要是日本大龙虾的话，用来腌制也未免太奇怪了。而且刚才闻到的那股腥味更像是油脂类食品，比如火腿之类的，但三枝子内心还是更倾向于保姆的猜测。

田春子一如既往的积极，勇敢地将手指戳向白色粉末。可能是受潮的缘故，微微泛黄的白色粉末已经凝结成块，有的地方甚至像石膏一样坚硬。田春子使劲儿想把那些红黑色的东西抠出来，可是毫无进展，不得不用上了双手。只见她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块状物露出来的部分，努力往外拔，动作非常不雅。盐块平整的表面一下

子崩裂开来，红黑色的东西被拉出来一截，看来块头比想像中的要大得多。

这东西终于露出了原形，白色的盐块碎片哗啦啦地散落在包装纸上。

就在这时，田春子大叫一声，惊恐地把手抽了回来。那东西又缩了回去，只露出半截在外边，斜插在盐块中。

瞬间，大和田三枝子也尖叫了一声，然后又赶忙用手捂住嘴巴，但悲鸣声依然不止。穿着拖鞋的脚向后趔趄了一步，身子咚的一下撞在墙上。田春子虽然控制住了自己的声音，但也向后退了一大步，腰撞在水池沿上，张着嘴巴呆立不动，双眼充满了恐惧。

从盐块里露出来的东西居然是一只死人的右手！这只手的手指微微弯曲，像是抓着什么无形的东西。指尖黑得发青，已经僵硬了。

三枝子拼命抑制住自己的尖叫，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目光像是被锁住一样，始终无法离开那个红黑色的肉块。整个房间沉浸在死亡般的安静之中。过了好久，她才终于止住了悲鸣，开始小声地抽泣着。

然而没过一会儿，三枝子又爆发出更猛烈的哭喊声。田春子满脸惊讶地，扭头朝夫人望去。只见三枝子夫人两眼睁得滚圆，眼中满含泪水，眼神充满了悲伤。她发狂般地紧握双拳，两腿剧烈地抖动。绝望地转过身去，将头无力地靠在墙壁上，之后便彻底瘫倒在地板上了。

隔壁房间里的两个小孩似乎被这边的动静惊吓到了，一齐哭喊起来，其中一个还没有断奶。

田春子被夫人的这般举动吓得不知所措，鼓起勇气再次将身体凑近盒子，观察那个恶心的包裹。

与此同时，留着长发、梳着分头的老爷大和田刚太的右手浮现在了春子的脑海里。她清楚地记得老爷的手指粗短，指甲扁平而宽厚，指关节之间还长着一些黑色的汗毛，非常有个性。而仔细观察眼前这个埋在盐块里的右手，看起来正是这样。

田春子这才意识到什么，惊恐地尖叫起来。

令人心碎的地方

1

直到现在，我依然深爱着飞鸟[①]，时刻都渴望着能够马上回到那个美丽的地方。

鲜艳醒目的绿色，群山柔美的轮廓，还有站在山上或走在路上都能看到的“しキやま”。不管是万里无云的天气，还是雾雨缭绕的日子，“しキやま”总能或清晰或朦胧地呈现出来。

那片土地的月光格外美丽。在离开飞鸟以后，我虽一路漂泊，但那轮皓月却一直陪伴着我。那里的空气清新如洗，沁人心脾，那里所有的一切用静谧一词来描述最为贴切。

在那片土地上，我有着永生难忘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经历，甚至让我觉得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会有如此可怕的回忆。那是一件当地无人不知的事件，发生在我十一岁那年，即昭和

① 飞鸟地区位于奈良县的中央，它曾是日本古代国家诞生的舞台，并因此而闻名。飞鸟到处可见古城堡、寺院等遗迹以及旧时天皇和豪族的古坟，众多爱好古代历史的人常来此作考。飞鸟的意思是安住之地。

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初夏的七月二十一日。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微风轻拂，月光洒落在微波粼粼的水面上。我坐在一条小船上，身着心爱的白色小鸟花纹浴衣，享受着这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

我在船头，父亲则在船尾摇着船桨。小船划开平静的水面，慢悠悠地前进，船后留下一片月光的碎片。

“是‘きキけた’！”父亲一边摇着船桨一边小声说。这是当地特有的方言，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大概是在欣赏眼前皓月微波交相辉映的美景时发出的感叹吧。

父亲似乎喝多了，所以才会一时兴起，载着女儿月夜泛舟吧。掠过水面的微风稍稍转向，带来船尾的一丝酒气。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划船的父亲喝醉了，而附近又没有别的船只。除了我和父亲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人。

我回头朝父亲望去。

“爸爸，还是回去吧！”

可是父亲对我的请求充耳不闻，继续摇动着船桨。不知何时，小船已驶近水中的一块岩石，岩石上有一个巨大的洞窟，犹如张着大嘴的怪物，静候着我们。小船驶入洞窟，月光马上被遮掩住了，周围顿时变得一片漆黑，摇动船桨的声音在洞窟中回响开来。水波拍打船体的声音夹杂着父亲的咂嘴声也在洞窟里回荡着，让人毛骨悚然，我内心的恐惧已到达极限。

“爸爸！”

我反复叫着父亲，呼喊声被这黑暗的洞穴放大了好几倍，犹如魔王发出的低吼，反弹回来。我心里很害怕，想向父亲所在的方向移去。

“别站起来！祯子，快坐下！”父亲喊道。

“这个洞穴是不准进来的呀！”我提醒爸爸。

这可是真的，我好几次听到当地人提起这个洞穴。尽管从外边的岩石地带也能进入这里，但听那些进来过的人说，里面就算是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至今为止我根本不敢靠近这个洞穴。

“要遭报应的！”

“嗯，大概是龙神在作祟吧。”父亲平静地说。他的声音在洞窟中回响，震动着我的耳膜。

“祯子，快看！是‘しぎ’！”父亲说。我回头望去，只见父亲停下了摇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时间，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了下去，小船缓缓地向前漂流。

我又回过头来，望向小船前方，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身体好像受到刺激一般，猛烈地打了个寒战。洞穴里确实有些阴冷，但并不是由于温度低的缘故，而是因为眼前的景色让人感动得全身发抖。

前方的水面，泛着不可思议的绿光，那光芒微微照亮了四周的岩壁。水波涌动，连成一片，犹如一张慢慢铺展开的巨大地毯，荧光也随之摇曳。

小船静静地向前驶去，仿佛一把剃刀，将这块绿色的地毯裁成两半，又仿佛是卷起了左右分开的窗帘。

那记忆如梦似幻，但肯定不是我天马行空的想象，那是昭和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发生在飞鸟的真人真事。

我小声地惊叹，瞬间将恐怖感忘得一干二净。岩石将外面的月光遮挡在外，而洞里却充满着这样不可思议的绿色荧光。

“是‘しぎ’啊！”

父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和，不再像平时那样粗犷和低沉。看

来，眼前的一切也着实让他感动了。

“‘しぎ’是什么？”我转过头来问道。在那幻影般的绿色荧光中，我看到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那瘦削的黑色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荧光把他的下颚、脸颊和耳朵染上了浅浅的绿色。真美啊！我在心里赞叹着。

在梦幻般的绿色荧光中，我看到父亲再次点了点头。说：“嗯，这就是‘しぎ’。”

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思议。那晚在黑暗的洞穴里，究竟有没有绿光呢？事到如今一切已成记忆，或许是时间把我的记忆给加工了吧？不可能，因为即便是现在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当时那惊异的表情依然非常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里。但这不合常识啊，水面怎么会发出绿光呢？

“‘しぎ’是什么？”我又问道。那是我第一次说这个词，也是我在飞鸟生长的十一年间，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我想向父亲询问这个所谓的“しぎ”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是它就代表眼前这一片宝石般的绿光，那我更要刨根问底。因为这光芒确实激发了孩子的好奇心。

可父亲喝醉了，要是不一本正经地提问，肯定会被他随口敷衍掉，我可不想这样。于是我盘算着怎么给父亲下圈套，好让他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可想来想去却没有好办法。算了，管他呢！我心想，于是再次开口询问父亲。而恐怖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我应该怎样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呢？只感觉世界末日到了，自己竭尽全力地呼喊着。可这声音不管是我还是父亲，亦或世界上的所有人，恐怕都听不到吧。因为洞窟里充斥着高于这呼喊千倍的

巨响。

脚边的水竟然沸腾起来了！水面卷起巨大的漩涡，四周升腾起冲天水柱。我们乘坐的小船剧烈地摇晃着，一瞬间被推向高空。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紧紧地抱着船舷。只见白色的旋涡慢慢逼近我们，而原来高悬在头上的洞顶已近在咫尺。

恐惧使我拼命哭喊，眼泪模糊了视线。隐约中，我看到原本半蹲着的父亲被狠狠地抛向空中，翻了一圈后掉进了水里。

我哭泣着，心想一定是遭报应了。真不该进这洞穴！早知道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父亲带我来这种鬼地方！飞鸟的神明被激怒了！

接下来，我不得不确信世界末日到了。

2

平成二年（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星期二，凶杀一课的吉敷竹史穿过宫津线天桥立[①] 车站的检票口，来到站前的国道上。初秋的空气清新如洗，但也夹带着一丝凉意。

虽然一大早便从东京出发，但还是错过了换乘新干线的最佳时间，所以来到目的地时已是傍晚时分。吉敷的眼前驶过一长串卡车，紧接着是几辆小轿车，车后扬起大片尘土。扑面而来的汽车尾气，完全打消了他渡假的心情。北风吹过，带走了尘土和废气，留下些许潮水的味道。

因为今天起得太早，再加上之前一直在工作，昨晚根本没有睡好，所以吉敷现在非常疲倦。不过，经过连续一个月不休息地工作，

① 天桥立位于日本京都府西北部日本海宫津内。呈南北走向，西面是阿苏海，东面是宫津湾。

终于换来了这次为期两天的假期，让他有时间来到日本沿海的这个小城市。虽然身体有些吃不消，但如果不抓紧时间放松一下，恐怕接下来直到退休都不会有时间出来旅游了吧。

吉敷之所以会来天桥立，是因为他的前妻通子现在独居在这里，并在回旋桥底经营着一家雕金店。

最近一年来，吉敷经常抽空给通子打电话，通子也会时不时地联系他。每次两人在电话里的交谈，都让吉敷心里感到非常幸福。他甚至觉得，照这样下去，两人或许有机会复合吧。

可是进入九月之后，通子的态度变得有些奇怪。她很少联系吉敷，而就算吉敷给她打电话，她也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早早地把电话挂断。通子对他似乎越来越冷淡。起初吉敷还以为是自己多心了，可到了十月份，通子就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吉敷打过去也一直是忙音，始终没有人应答。

吉敷纳闷了，通子是不是设置了录音信箱？于是他一直拿着电话，直到忙音响了三十下，结果还是没人接。

吉敷心想，要是通子为了不接他的电话而使用电话信箱，难道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让她不高兴的事？可想来想去，吉敷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虽然对于女性的心理不甚了解，在感情方面又是个缺乏细腻的男人，也许是在不经意间惹前妻生气了，但也不至于连电话都不接，甚至还专门设置录音信箱来躲避自己吧。

而吉敷对此事的反应也确实有点蹊跷。就平时的行事风格而言，吉敷这次显得过于在意，或许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前妻吧。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呢？通子是一个脾气有些怪异的人，所以对吉敷的关心采取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应方式，借此来迷惑他。可是仔细想来，就算是对前夫的行为有所不满，不接电话也未免太奇怪了。

因为打电话来的也可能是别人，毕竟通子是个生意人，要是为此耽误了自己的买卖可怎么办？

莫非是换了电话号码？不过如果换号了，委托电信局把新号码通知熟人不就好了吗？可是，就为逃避不满的前夫打来的电话，甚至连号码也换了，有必要吗？虽然换号只是一个猜测，但吉敷心里还是不解：对于女人而言，前夫打来的电话是不是让人很困扰呢？

或许因人因事而异吧。至少在过去的春天和夏天里，自己在与通子的通话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她因此有任何困扰。

女人，特别是独自经营着生意的女人，心里总是感到不安吧。这时候前夫打来的电话应该多多少少会给她一些安慰的，除非她有了其他的男人。

其他的男人？！

吉敷心里一惊。难道是因为她有了其他的男人？这就对了！女人忽然疏远前夫，甚至逃避他打来的电话，这种异常举动除此之外别无他因。想到这里，吉敷的心情顿时消沉下去。既然离了婚，那对方和其他男人好上了也无可厚非，但对于旧情难忘的吉敷来说，难免有一些失落。

横穿国道时，吉敷回想起上个月给通子打去的一通电话。在电话里，他邀请通子来东京。这并不是唐突的邀请，因为据说通子经营的雕金材料只有东京才有。可通子当时却笑着拒绝了。

对于她的回应，吉敷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之前说要来的正是通子。吉敷问她为什么，她说工作很忙，店里也腾不出人手代她，总之是含糊其词。然后吉敷又说自己可以帮她买，然后送过去给她，可通子这回却明确地说：“不要来！”

声音里透着淡淡的笑，能感觉到她的心情不错。可她的拒绝却

是如此不留余地，让吉敷的心明显冷了一大截，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好。

就在这时，通子开口了：“不好意思啊，竹史先生。”

可这并不能缓解吉敷内心的失落。他的情绪已跌落到了谷底，此时更不知该如何接话了，只觉背后一个劲儿地冒着冷汗。

“竹史先生，你很忙吧？我也是。像这样在电话里聊聊不就很好吗？我也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

不知怎的，总感觉对方很不情愿，却又不得不这么说。吉敷的情绪已经彻底崩溃了。

“通子，你……”

吉敷明显感觉自己的声音消沉了很多，好不容易张口说话了，却又不知该怎么继续下去，因为此时心里已经一团糟了。

“你可真是……让我难过啊……”

“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通子言语里依然透着让吉敷愈发感到难过的轻快。

“你为什么不喜欢和我说话呢？”

“嗯？怎么这么说？”通子的语气始终充满无法理解的轻快感。

“我们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在正月见面时不是已经化解了吗？难道不是吗？”吉敷在难过的深渊中拼命挣扎，用尽最后的气力问道。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通子应道。听得出来，她的声音也开始动摇了。

“我只想说些开心的事。”

“我也是啊。”

“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你不能来东京，也不让我过去看你，这是开心的事吗？本来